

## 中日语言交流与互动的文化意义

王路江

**提 要** 本文简要回顾了中日两国语言文字的长期互动过程,论述中国以文化输出国的历史地位,通过汉籍、汉字的对日传播,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分析近代以来日本汉词回馈汉语母语的情形,指出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 中日语言 交流 互动 回馈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汉字成为两个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符号和象征。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字有一个长期互动的过程,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时期,中国是文化的输出者,汉字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而近代以后,却出现了另一个倾向,即日本汉字“回馈”中国汉字。这个转变过程事实上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力量的消长变迁。

在鸦片战争以前,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中,中国长期居于文化输出国的地位。从秦汉时代开始,汉文化就开始慢慢地向日本渗透。到了唐代,更是以强大的声势征服了日本。中国的政制法令、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乃至娱乐游戏各个方面,都成为日本人的学习对象。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识是通过文化典籍这个物质载体而呈现出来的,所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就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中最先受到日本朝野关注的对象。

下面以儒家经典《孝经》为例,说明汉籍在日本的流传情况。

《孝经》传入日本,可能在梁武帝时。在文武天皇时代,它已经成为日本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孝谦天皇在 757 年曾发布诏令说:“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于兹,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可见它深受皇室的尊崇。对于《孝经》的尊崇,日本人比起中国人来,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校的开学典礼,即焚香俯伏再拜,齐声诵读《孝经》,场面颇为壮观。日本《孝经》的版本,数量之多,品类之全,堪称世界之最。稍稍了解中国文化史的人都知道,许多古籍在中国久已失传,在日本还完好地保存着,这就是汉字文化传播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显然,汉籍在日本的流传必然要影响到对汉字的学习。日本遣唐使到唐朝学习,要遵从日本学制的规定,不遗余力地学习使用汉字。一些著名的遣唐使本身就是学识丰富的“汉学家”。比如汉名为晁衡的阿倍仲麻吕,于唐玄宗开元五年,因汉文修养良好而

被选为遣唐留学生，当时他还不满 20 岁。入唐以后，他的学识和品行，很快受到赞赏，先后在朝中任职，和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都有过亲密交往。储光羲对他十分赞赏，曾写诗《洛中贻晁校书衡》相赠。天宝十三年，晁衡想随遣唐使回国探亲，唐玄宗许之，并且命他为回访使者。结果途中遭遇风暴，李白误闻他翻船遇难，非常悲痛，写下了著名的《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这首诗已经成为中日友谊史上传诵千年的名作。晁衡东渡失败后，辗转漂泊后又回到长安，最后以 73 岁高龄在长安逝世。他对汉语言文字的掌握，水平已经不低于汉民族的文人和学者。

汉字不仅是日本人学习汉文化的工具，而且还促进了日本文字的产生。

在公元五世纪以前，日本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传入日本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人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成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八世纪时，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又利用汉字行书，创造了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可以想见，在汉字影响之下的日本文字的产生，对于日本文化的发展会起到多么巨大的推动作用。

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使用汉字对于日本语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日语的同音词太多，约占日语词汇的 36.4%，同样的读音，往往可以写成几十个汉字，如果不用汉字，就会混淆不清，难辩词义和句义，发生不可避免的错译和误会。可以说，汉字的象形表义，是治愈日本同音字的最佳良药。

汉字是具有音、形、义的表意文字，用它记录的句子，克服了用假名记录句子的冗长难解的弊端，使用汉字进行记录，简洁精密，常常只从字形上就可以了解它的意思。这是表音文字的假名所无法达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本在隋唐时代就大量从中国吸收汉字，这些汉字的原意也原封不动地引进到日本。所以，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一些日语单词中找到古汉语的影子。如古汉语中把成年男子称为“丈夫”，现代汉语中的“丈夫”已经转义为女子的配偶，与原意相比范围缩小了，而日语中“丈夫”一词仍然是指健壮、结实的意思。又如古汉语中，将“女儿”和“未婚女子”称作“娘”，但现代汉语已演变为母亲的意思了，而日语中却仍保留着它的本义。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日语中的汉字是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

整体说来，在近代以前，中国的汉文化以汉字为媒体，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后面的背景就是汉文化的优势地位，而语言文字的影响不过是优势文化影响的一个表现而已。

但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节节败退，天朝大国的威风一去不返。而日本却能在危机中及时抓住历史机遇，维新变法。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国力大大增强，乃至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了向来以老师自居的中华帝国。这个事实深深刺激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于是寻求日本富强的经验就成为时代潮流，模仿日本变法维新成为一种社会思潮逐步蔓延开来。最典型者莫过

于康有为，甲午战争后不久，其变法思想的核心即由“托古改制”转变为“仿日维新”。他一再上书要求皇上“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宣称：“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由于中日之间文化关系的转变，中国人转而学习日本。日本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都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就提出了派学生赴日留学和翻译日文书籍的主张，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派遣留学生也成为“新政”的一项内容。自此，留学运动逐步高涨，留日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到1905年已达8000余人。以鲁迅为首的大批赴日留学生在清末民初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载体，使中国得以通过日本迅速接触并学习西方文化。这些留日学生一面如饥似渴地汲取资本主义的新知识、新思潮、新理论；一面迫不及待地将它们介绍到国内，以武装国人思想，挽救民族危亡。据不完全统计，1896~1911年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日文著作达千余种。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有趣的日本汉词“回馈”汉语的情况。

明治时代，日本人为了加快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大量翻译西方的科技文献。原有汉字已经不能满足日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日本人开始大量创造新的汉语词汇。

日本人创造新词汇，用的虽是中国人一直就使用的汉字，但却体现出不少创意和革新精神，他们或运用日语中的汉字，重新进行组合，如服务、方针、申请、想象；或是以汉字为素材，来意译西方的概念，如立场、场合、手续、取消等；或是利用中国古代固有的词汇，翻译西方来的概念，如“革命”原指变革天命，改朝换代。日本人借用来翻译西方 revolution 这一术语。“经济”原指经世济民、治理国家，日本人借用来翻译西方 economy 这一术语。

这些用法和词汇在日本广泛应用之后，随着大批中国青年奔赴日本求学和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国人看到后觉得好用，便将其直接引入汉语，于是它们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式日字”，极大丰富了汉语的语汇。

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中国翻译家严复翻译的大部分术语。比如，严复翻译的“格致学”、“群学”、“母财”、“天演”这些名词，早已被日本的“物理学”、“社会学”、“资本”、“进化”取代。“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这两位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如今也变成了日本的“民主”、“科学”。最初《党宣言》的中文译本既不是从德文也不是俄文——而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的，日本的“社会主义”等词语也随之进入汉语。

几乎在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中国人都大规模采用了日本人用汉字创造的新词汇。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政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书里开列了一张数目庞大的词表，中国从日本引入的新词，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出人意料。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今天使用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大约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真有些不可思议。但因为日本人老瓶装新酒，这些名词术语符合汉字规则，使得我们如今在使用这些词语的时候也察觉不到外来语的感觉。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进中国，曾引起一些人惶恐不安，担心自己祖宗的文化被异化。维新派的领军人物张之洞曾在一份公文上批道：“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随即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就是一个新名词，也是来自日本语。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张之洞的担心有他合理的一面。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必然伴随着对思想观念的巨大冲击。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思考：日语词汇的大量涌入，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学者王彬彬在《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会感叹：“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众所周知，“封建”这个词的翻译，就引起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大麻烦。

在大多数人印象里，日本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受体，实际上，对于近 100 多年的历史来说，日本文化对于中国的“回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对于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通过日本的动漫和游戏每天都在发生着，比如“攻略”一词的汉化。这背后反映了中日之间文化力量的对比和消长，值得我们每一个关心中国文化走向的人认真地思考。

（作者通讯地址：王路江 北京语言大学党政办公室 100083）

（责任编辑：晓宁）